



禾下乘凉

——追忆袁隆平

□ 李翔

小满大江江河满,却听百草长哀叹。
神农逝后有袁农,袁农辞世天地颤。
苦菜秀、靡草枯,
麦黄稻熟何所盼,千仓丰腴去饥寒。
六十载、一方院,
舍家为国何所谋,桃李天下衣钵传。
育良种、树干材,
师道承继何所欲,盛世太平众人担。
振国力、兴国运,
众志成城何所驱,华夏复兴万民安。
此世持锄耕田垄,来生化雨映长虹。
虹落处处满嘉禾,禾下乘凉梦千秋。

卜算子·怀念

□ 孟飞

缺月逢小满,夜闻人未眠。忧思化作潇湘雨,随涛卷复还。
稻花惜国士,紫芒忆食艰。千载祈愿君已了,物阜岁岁安。

袁公祭

□ 李颖

一粒好种子,两岸稻花香;
三系禾下梦,四海无粮荒;
五谷丰满仓,六使推广忙;
七地共插秧,八字寄少壮;
九州欲悲恸,十里长街殇;
百姓望潇湘,千家同凄惶;
万民祭袁公,亿人齐颂仰。

(题图为网络图片)



马光斗 刻

心有所悟

小满,刚刚好

□ 吴文言

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。小满,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,物致于此、小得盈满。小麦开始灌浆却未成熟,颗粒逐渐饱满。

在我小的时候,步行去上学,路过田间地头时,总会和小伙伴揪几个青麦穗,用手搓一搓,吹掉壳,露出青青的麦子仁,扔到嘴里嚼起来满是青草味,很像牛油果的香气。

而我儿子对小满节气的记忆,应该是桑葚的酸甜味。因为他的奶奶所在的村子家家养蚕种桑树。奶奶去桑树地里打桑叶,他就钻进林中摘桑葚,吃到满嘴都是黑乎乎才愿意出来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对节气除了味道的回忆,更多了几分思考。节气是祖先对天地的感知,也是留给我们智慧的钥匙。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讲,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节点特别重要,能决定丰收与否,关系着一家的或饥或饱,甚至是一个王朝的兴衰。

2016年,“二十四节气”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节,草字头,让人想起一节一节的竹子或者甘蔗,不也像我们的日子,要一段一段的过吗?气,是天气变化对农耕的影响,就像一股精神劲头。舞蹈要有气息,书法要有气韵,有了气,就有了流动的生命力。天行有常,耕作有节,是为天地之信,以利万民。至信如时,力耕不欺。二十四气中,只有八个节,“四立和二分、二至”,其他十六个都是“气”。

节气两个字反过来读也很有意思,气节,是从古至今做人最不能丢的东西。月圆则亏,水满则溢,古人通常不会轻易用“满”这个字。话说太满,往往容易失信,很贱践踏。二十四气中,有小暑、大暑、小寒、大寒、小雪、大雪,唯独只有小满,没有大满。满,已经是极限了,就像古代最高统治者也只称其为“九五之尊”,不用说十或更多已足够彰显尊贵。中庸之道,物极必反。

靡草死,麦秋至。一些植物枯死了,一些植物则成熟了,枯荣有度。靡草完成了自己的小满,虽是夏日,小麦却在迎接自己的秋天。万物有时,所以珍惜属于自己的当下,小得盈满,就刚刚好。

小满,也是我们古琴修习者的节日。抚琴在古代又称“操缦”,选择小满这一天作为缦客日是因为“满”音近“缦”,更是因为“小满”的态度——安住于当下,这或许就是人生关于收获最好的状态。

似水流年

邂逅

□ 高晓春

南京先锋书店骏惠书屋坐落于老门东西侧,明城墙以北,典型的马头墙三进式的徽派古建筑,榻子天窗、红木梁架、古木铺地,古色古香,配上柔和的灯光,几株淡雅的盆景,不计其数的藏书,让每个来此读书的人,内心顿时安静下来。

我拿了两本胡适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下册,信步向楼梯口的沙发走去。此时,已有一名头发凌乱、眼睛处有道疤的青年男子坐在那里,正全神贯注地阅读。他放在腿上的一个旧帆布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他的解释出乎我的意料,遂正视打量。他应该还没到而立之年,中等身材,憨厚的脸庞,清亮的眼睛上有一道醒目的疤痕。他说,自己初中毕业后就来南京打工,在一家乡镇企业工作,由于遭遇火灾,脸上才留下了疤痕。

误会解除,我心下松弛。看他正在阅读的是史铁生的人生笔记《病隙碎笔》。

他饶有兴趣地告诉我,史铁生是他的榜样,双腿瘫痪又患肾病,还坚持读书写作。相比“偶像”,他已经幸运太多。通过拜师学习,他已经转行从事现在的工作,业余时间都会到书屋阅读,现在差不多每周阅读一本书。“读书是一种精神的跋涉,当下最廉价的高贵,一个人的心灵若能得到书籍的浸润,定会养浩然之气。吾身亦有涯,而知也无涯……”说起书,这个腼腆的年轻人眼神中闪现出光芒。

想到自己平日里沉湎于喧嚣的应酬,唯一的学习就是看看手机新闻和网络段子,家中上千册藏书也束之高阁,我脸上有些泛红,继而发烫。我问他:“你现在生活得好吗?”“蛮好的,俺靠打工养家。到了夏天浴室淡季,晚上我再去酒店当服务员,再打一份工。这些年一直坚持阅读,在网上已写出近百万字文章。”他乐呵呵地说。

闻听此言,我唏嘘不已。如今,当我在创作中孤独苦闷时,脑海里就会闪现这位有幸邂逅、醉心阅读、努力生活的打工人,从他身上汲取前行向上的力量。

小爱则满

□ 罗佳宝

住我的手。后来她没劲了,就让我用劲捏她的手。最后实在没力气了,还是胖胖的助产士压了一下肚子,yummy才顺利出生。

小满则顺畅了很多。媳妇的状态不错,产房的医生温柔得像天使,麻醉师的水平也好,打完无痛效果明显。看媳妇也没那么疼,我就和她聊起了天。我们聊yummy的教育,说yummy现在什么培训班都没上,只是尽情度过她的童年时光。作为父母,这样做多少有点“冒险”。但我坚信那句话:“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,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”对于这个观点,媳妇也没有太大异议。

这次的生产快了很多,十几分钟小满就出来了。直到前一刻,我们也不知道是“他”还是“她”。

小满,小爱则满。几乎没有讨论的必要,儿子小满给自己取好了乳名。

yummy出生后黄疸很明显,而且

光明诗行

泥泞

□ 沈绪华

用双脚
亲吻
泼了蜜的黄土
越过长长的尽头
消失

油菜装扮着成熟的模样
将花儿丢弄
摇曳细长的身子
滑稽如你
迈出的每一步

麦穗上
睁着无数双眼睛
穿过灵魂
看透悲欢

远处
两三只鸟
划过天空
打破寂静

此刻
枯黄与翠绿正在交替
你忍不住停下来
舔了舔
脚趾头上的蜜

岁月风铃

爷爷的“礼物”

□ 郑宁宁

“爷爷,今年是建党100周年,您想要什么礼物啊!”我问爷爷。

“我想要的礼物你买不到,还真没办法送给我。”爷爷卖起了关子。

“您倒是说说,是什么礼物这么珍贵?”

“我党龄55年,我看新闻上说,凡是党龄在50年以上的,都能得到一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章。”

“这个礼物我还真买不到,不过您放心,村里一定不会把您漏掉,您可是老书记了!”

我的爷爷年近八十,有着近五十五年党龄。他总是戴着老花镜,翻翻每天的报纸,看看每天的新闻联播,平日里沉默寡言、不苟言笑,可要说起当年入党的故事,总会像换了个人似的,侃侃而谈。

1964年,爷爷应征入伍,在浙江舟山守备机动部队服役,1966年提交入党申请书。回忆起当年入党的故事,他很自豪地说:“我是咱们团里第一个入党的士兵。那时候入党资格审查非常严格,入党申请书的每一字我都是颤抖着写下的。”在部队里,爷爷是名“五好战士”,白天忙着训练、备战,晚上学习“老三篇”。至今,他仍记得《毛泽东选集》里的“老三篇”分别是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

公移山》,也正是因为这份勤奋和执着,让他获得了团里第一个入党的资格。“那个年代社会动荡,我们随时准备前往战斗一线。是部队锤炼了我们的意志,是共产党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”回忆当年站在党旗前宣读入党誓词时的情景,爷爷的眼眶又湿润了。

1969年,爷爷退伍回到家乡,在公社里当起了大队副书记。“那时候土地亩产量特别低,全村老百姓根本吃不饱!后来,县里选‘早改水’试验村,没有一个村敢尝试,怕的就是颗粒无收。我告诉自己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畏葸退缩,于是第一个站出来报名参加第一批‘早改水’试验。试验证明,我的选择是对的。后来,‘早改水’试验在全县进行推广,我被邀请到各村作指导。”爷爷说,“正是因为在部队入党的党,才有了后来在村里大展拳脚的机会。老百姓相信我,相信党。在他们心里就一句话,‘听党话、跟党走,准没错’。”

时光荏苒,带不走爷爷入党时的澎湃记忆,抹不去老入党的坚定初心,忘不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。爷爷说,那是人生的灯塔和奋斗的方向。

我的故事

一分钱

□ 王阿丽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分钱可谓弥足珍贵。当时还是孩童的我,只要连续三天不犯错、表现好,就可以从妈妈那里得到一分零花钱的奖励。

当时只有五岁的我看上了货郎担售卖的粉红色蝴蝶结绸带,想象着将它扎在我的羊角辫上,跳绳时好似蝴蝶在发间飞舞。可惜买绸带钱不够,我不遗憾地一步三回头。

几天后的一天,我在玩耍时发现马路中间竟然“躺着”一分钱!我欣喜若狂,快速跑过去捡起,用衣角擦去上面的泥土,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。第二天,我拿出一对粉红色的蝴蝶结绸带,让妈妈给我系在辫子上。我对着镜子左摸摸、前瞧瞧,快乐得要飞起来!我兴奋地告诉妈妈,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经过。“你说什么?你捡到一分钱买了绸带?”妈妈的脸色由晴转阴,将我抱坐到膝盖上,语重心长地说:“丽儿,捡到的东西是别人的,不能据为己有,应该归还给失主。蝴蝶结绸带就是很好看,我们丽儿的心也要像蝴蝶结绸带一样好看才行啊!你和妈妈一起去大队部,把钱交给生产队长好不好?”

在去大队部的路上,妈妈教会了我《一分钱》这首歌。

美食汇

茶之魅

□ 李静怡

好茶耐品,魅力无穷。武夷山的岩茶因为有岩韵、有花香,耐品而深入人心。其中,又以牛栏坑的名气最大。

牛栏坑位于章堂涧与九龙窠之间,是武夷山风景区三条重要沟谷之一,与慧苑坑、大坑口合称“三坑”,加上流香涧、悟源涧,就是大名鼎鼎的岩茶“三坑两涧”。茶友们对这五个地方的茶推崇备至,口口相传的“牛肉”指的是牛栏坑的茶。

大自然的造化,给了牛栏坑独一无二地理环境。日间的阳光恰到好处地照射着这片土地,山涧溪流的好处地滋养着这片土地,山涧溪流之盛,一觞一咏,亦足以畅叙幽情。”由此可见,人生的乐趣在哪里?不过是在山水之间,茶和酒都是我们借以畅叙幽情的载体。相比于酒,茶显得更加清雅,更加隐忍,更加经久不衰,这大概就是茶的魅力所在吧。

陆羽在《茶经》里写道:“其水,用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。其山水拣乳泉、石池漫流者上;其瀑涌湍漱,勿食之。久食,令人有颈疾。”牛栏坑的水就是极好的山泉水,清凉甘甜,用来泡茶真是再适宜不过。

我的一位茶友说:“茶是有生命的。将一撮干茶放入杯中,冲泡入甘甜的泉水,干枯的茶叶便在水中舒展